

牧齋有學集

五



牧齋有學集卷十八

序

卓去病全集序

嗚呼士之求用於世也必有所挾以自重而世之用士也亦必視其所挾者以重士于是乎士之所挾者有倍稱之息而無折閱之憂及其兩不相遇也士之有挾者往往困于資地不能自出其蘊蓄以干人主人主之求士者亦往往限于士之資地不能自出其耳目以相士而其相遇而不相當也以賈生之才遭逢聖世人主置之前席咨嗟歎息而不能不困于長



沙以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發憤懣譏公卿而不能
與車丞相桑夫人爭一言之遇合又况于吾友去病
連蹇場屋陸沉下僚終其身望高門省戶數十步間
邈然如天漢者乎嗚呼去病其志潔其識堅其風骨
孤峭側出無所附麗以通經汲古爲其學以致君澤
民爲其志藐然書生講求國家兵農禮樂要務萬曆
間河決澶淵賣田得百金爲老丁生治裝令巡行河
決口訪問利害著河渠書若干篇宗黨咸目笑之弗
顧推去病之意以爲他日遇主如宋之范仲淹人主
開天章閣給筆札令條上天下事如南宋之陳亮布

衣上殿天子使執政召問從何處下手庶幾揚眉抵
掌傾囊倒庋盡出生平所學衣被海內安能飾竿牘
工輦輓與小夫壬人爭利便目睨間乎遇益左家益
貧迂疎潦倒不能自振其位置日益高晚年謫李雲
中督師陽羨盧公持節開府去病居屬末舒雁行列
執手 上謁已悉謝諸大吏延致後堂衣裘踞上坐
爲盧公陳說數目插卜制馭事宜畫灰借箸目直上
指盧公樞衣拳手奉教唯謹間請問天下大計去病
盱衡大言當今能指揮謀斷申撻伐而闢蹙國者虞
山一人而已余猶坐閣訟頌繫請室盧公裁書布幣

承問起居其嚴重去病如此嗚呼國家緩急需士猶
疾病之需藥也去病之所諳曉者醫經經方其所儲
待扶元起死之藥也而世之所嗜膏粱芻豢也膏粱
芻豢可以養生而不可以療病今唯膏粱芻豢之是
甘而上醫之藥方屏棄而不一試病已殆矣乃號咷
博求冀幸一中於是乎舊醫之乳藥下醫之毒劑漫
嘗雜進而病馴至于不可爲世之薄去病者親見楊
子雲祿位容貌不足動人聞我之論其不揶揄而大
笑者亦鮮矣一葉落而知秋一壺冰而知寒一士之
用舍有關於國家之大故非識微之君子其孰能知

之而信之矣乎讀去病之文者其尚以余言求之百
年而後深思尚論想見其爲人亦必有如余之廢書
歎息泣下沾襟而不能自己者若其文之雄健深厚
方駕作者去病固不自以爲能事而讀者亦不當以
此多去病也去病之歿在崇禎甲申之十一月後九
年歲在癸巳其子人臯始彙其全集鏤板行世而虞
山友人錢某爲其序

耦耕堂詩序

崇禎癸未十二月吾友孟陽卒于新安之長翰山又
十二年歲在甲午余所輯列朝詩集始出孟陽詩居

丁集中實爲眉目而余爲小傳以引其端頗能推言
孟陽之所以爲詩與其論詩考古之指意於時風人
詞客希風說響者咸相與歎歎愾歎恨當吾世不得
一見孟陽又恨不得盡見孟陽之詩於是嘉定二金
子治文渭師從其壻孫介繕寫松圓集以後詩文曰
耦耕堂集者鏤板行世而屬序之敘曰耦耕在虞山
西麓下余與孟陽讀書結隱之地也天啓初孟陽歸
自澤潞偕余棲拂水澗泉活活循屋下春水怒生懸
流噴激孟陽樂之爲亭以踞澗右顏之曰聞詠又爲
長廊以西北山行吟坐臥皆與山接朝陽榭秋水閣

次第落成於是耦耕堂之名遂假孟陽以聞於四方
既而從形家言斥爲墓田作明發堂于西偏而徙耦
耕堂于丙舍以招孟陽廬居比屋晨夕晤對其游從
爲最密辛巳春約游黃山首塗差池歸舟值孟陽於
桐江篝燈夜談質明分手遂滋朕爲長別矣此集則
自天啓迄崇禎拂水卜居松圓終老之作總而名之
曰耦耕者孟陽之志也余與孟陽相依于耦耕堂者前
後十有餘載孟陽歸新安余遂彳亍里居羽書旁午
師命促數歲時展省一再至山中視所謂耦耕堂者
已邈朕如傳舍矣孟陽歿而國變熸餘生殘骸求死

不得土梗偶泊松楸僅存往昔山堂礪戶筆牀茶竈
綠尊紅燭之樂驚魂噩夢瞥朕不能一至僅于孟陽
詩句彷彿見之耳喪亂廢業歸心空門世間文字都
不省憶惟孟陽清詞麗句尚巡畱藏識中南冠越吟
嘲啁諷詠因而迴思昔遊一話言一談笑顯顯朕猶在
耳目孟陽誦持首楞嚴經聞雞警悟于篇什中每有
省發由今觀之吾兩人之遊跡雪泥鴻爪已茫朕如
往刼事此經中六塵分別交蘆中空佛言如寤時人
說夢中事豈虛也哉後之君子讀孟陽之詩追尋吾
兩人形跡一切皆前塵影事作匿王恒河觀作演若

之朝鏡以孟陽之詩當伽陀祇夜而不徒以聲病格律相比量也則庶乎其可矣余旣衰且廢孟陽墓田有宿草不能往哭又不能料理其遺文而以累二金子余則有餘愧矣撰文懷人摩娑青簡藏山逝川聖人亦未免有情而况于余乎嗟乎此余所以敘耦耕堂之集援筆清淚輟簡而不能舍朕者也

李貫之先生存餘稿序

宋元以來學者窮經讀書確有師承幼而學壯而成老而傳端序經緯精詳次第具在宋學士之誌曾魯者如金科玉條不可更易世降道衰教學偏背煩燕

之章句熟爛之時文剽賊傭賃之俗學耳食目論浸淫熏習而先民辨志敬業之遺法不可以復考矣迨其歿也世益下學益駁諛聞曲見橫驚側出聾瞽狂易人自爲師世所號爲魁士碩儒敢于啗黜謨誥鐫彝經傳大書濃抹以典訓爲劇戲馴至于黃頭邪師彌戾魔屬充塞抗行交相裊亂而斯世遂有陸沉板蕩之禍嗚呼學術之失也以其離聖而異軀捐古而近習方其濫觴也朱黃丹鉛鑽紙弄筆相與簸弄聰明貿易耳目而其極也經學蠹人心圯三才五常各夫其所率獸食人于是焉始古者謂之非聖無法學

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者誅不以聽豈過也哉有
明萬曆中江陰有儒者曰李君貫之耆年壹行強學
好問之君子也其殖學以六經爲根抵以程朱爲繩
尺當斯世邪說橫議橫流淪亂之日仞其師說強立
不返沒身而已者也貫之沒二十有餘年其孫成之
刻其遺文請序于余嗚呼貫之之文具在論不越尺
幅辭不辨枝葉寧樸而無冶寧直而無游寧狹而無
夸其功則記覽講貫其文則布帛菽粟文中子言顏
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吾貫之其殆庶乎取
貫之之文儷諸世之剪刻輦輓裁紅暈碧者我故知

其無與以逢衣淺帶之士守老師宿儒之學螢乾蠹
死頭童齒豁下上數百年獨抱夫神徂聖伏邪說誣
民之憂胥天下奔約枉矢交流羣射確乎其不與易
也一闕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相子之
命免園之冊隱狀與殘經絕學相爲終始非表微之
君子其有能知而思思而懼焉者乎貫之與余游明
燈張席憂心京京未嘗不廢書而歎余序貫之之集
不趣舉其文而極論教學之廢興詞煩而不殺者貫
之之志也貫之名如一藏書萬卷著禮記緝正若干
卷亂後咸燬兵火成之於刼灰焚蕩之餘收拾餘燼

鏤板家塾庶幾乃祖之緒言不墜于地可謂有志者也

蕭伯玉春浮園集序

余每與伯玉晤語移日分夜談諧間作顧不恒商確文字間或微言評泊相視目笑而已天啓初余在長安得伯玉愚山詩喜其煉句似放翁寫置扇頭程孟陽見之相向吟賞不去口伯玉每得詩文矜重藏弇丹黃點勘比于歐蘇諸集彼此落落固未嘗盱衡抵掌以文人相命狀而兩人聞之交相得也喪亂甫息伯玉遣石濤僧遺書勸以研心內典刊落綺語余方

箋註首楞嚴謝絕筆墨報書曰如兄約久矣書往而
伯玉已不及見朕吾兩人文字之交其終始如此也
今年夏五伯玉之猶子伯升蒐輯遺文屬余刪定且
爲其序余得而論次之伯玉之詩體氣清拔瘦勁冪
兀取法涪州向謂今體似放翁者餘波綺麗偶朕合
耳又尚簡奧標新領異取材于劉義慶酈道元離奇
輪囷孤行側出則陸魯望司空表聖之流也以審音
之法喻之廣場法曲五音紛會孤桐么絃迥絕烟杪
誠難與絲肉競奮娛心順耳若夫魚山空宵衡岳靜
夜烟蓋停氛燈帷靜耀峻壁之龍吟潛戛半峰之猿

梵遙呼人世之繁音促節夫安得而與焉以此評伯
玉之詩文其庶矣乎朕余之知伯玉者蓋不盡于此
西江儒者以道學爲教而伯玉則歸心佛學芟薙枝
葉卽姚江諸公改頭換面者亦不欲過而問焉諸所
悟解以了義爲宗以唯心爲鏡不以性掩相不以實
掩權不以圓融掩行布坊禪講之末流掃邪僞之惡
網溪心苦語低眉努目於敘楞伽評雪浪之文識法
者懼有餘憂焉而世之知伯玉者或寡矣昔者法界
之鏡弘演于圭山者以裴公美助之發明也止觀之
宗大暘于荆溪者以梁敬之助之治定也末法晦蒙

正輪陵替斯世無圭山荆溪招揭日月雖有淵才雅
思若吾伯玉者如車一輪如鳥一翼徒抱廓清式遏
之志而無以自展漫漫長夜其何時而旦乎嗟乎斯
集行世之知伯玉者必多矣推伯玉之志雖復飛文
揆藻燄燄天壤間亦將比諸須彌之螢火初不以斯
文爲有無也余故循而論之以證明吾兩人文字之
交其有終始者如此

徐存永尺木集序

崇禎己卯存永侍尊甫興公徵君訪余拂水存永方
綺歲才藻麗逸余以孝穆期之後十餘年存永偕陳